

Lingnan University

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

2004-2005

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
Myth in Literature

2005

淺論《鏡花緣》與其神話轉世謫世之結構

譚卓婷

潘潔盈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_proj_2

Recommended Citation

譚卓婷、潘潔盈 (2005)。淺論《鏡花緣》與其神話轉世謫世之結構。輯於《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2004-2005》(頁205- 219)。檢自: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chin_proj_2/1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神話與文學論文選輯 Collection of Theses on Myth in Literature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2004-2005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淺論《鏡花緣》與其神話轉世謫世之結構

引言：

李汝珍的《鏡花緣》—清代長篇文人創作神魔小說¹，揉合了自遠古以來的神話結構及原型。小說中的神魔不是作者自己純粹虛構，每個形象都由原型加以改善，例如：花神。同樣地，當中的神話結構亦是累積前人經驗而成的。《鏡花緣》集合了佛教的轉世思想和道教的謫世觀念，寫成百花仙子及九十九位花仙子謫世投胎的故事。佛道兩教思想融入通俗文學的小說，發展至明清時期儒釋道三教思想包容。佛教相信的是宿命論，而眾仙子被謫下凡，一切都是因果定數。本文擬就花神原型及神話結構作一淺析，並與《紅樓夢》和《水滸傳》加以探討轉世謫世的思想。

李汝珍與《鏡花緣》簡介：

李汝珍（約 1763—1830），字松石，號松石道人，直隸大興人，由他出生到逝世經歷了清乾隆、嘉慶、道光三朝。十九歲隨兄汝橫到海州、板浦等地。他博學多才，精通文學、詩詞、音韻、經學、字學、棋譜，甚至「旁及雜流」，如壬遁、星卜、象緯、篆隸等等。李汝珍空有才學，抱負未展，胡適推測說「大概是不得志的秀才」，故此晚年寫小說自遣。他在海州附近采拾地方風物、鄉土俚語及古迹史乘，在嘉慶二十三年（1818 年）寫成《鏡花緣》。

李汝珍不但到處收集民間風俗，還細讀了古代神話及經典。在《鏡花緣》中描寫那些海外國家的風俗，以及珍禽、怪獸、奇花、異草，其中很大部分是根據古代神話總集—《山海經》的記載²。另外唐敖、林之洋、多九公之海外遊歷，所見的奇人異物亦出自《淮南子》、東方朔《神異經》、葛洪《抱朴子》、張華《博物志》和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等等³。

《鏡花緣》大抵分成五個部分：首先（一至六回）寫百花被謫下凡的經過及因由；第二（七至四十四回）寫唐敖、多九公、林之洋在海外的見聞和唐敖出家；第三（四十五回至五十四回）寫唐敖的女兒唐閨臣去海外尋父的經過；第四（五十四至九十三回）寫才女們去應試的經過；最後（最後七回）寫眾公子爲了恢復唐室，起兵討伐武則天，破了武家四個關前的酒、色、財、氣四個陣。由於本文所分析轉世謫世之神話結構是眾仙下凡的經過，故此將會從第一部分淺析。

第一部分（一至六回）內容簡介：

三月初三是西王母聖誕，蓬萊山的百花仙子和其他仙子赴「蟠桃勝會」祝

¹ 李保均：《明清小說比較研究》，（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1996）。

² 李過：《鏡花緣簡論》，（新加坡：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，出版年不詳）。

³ 劉燕萍：《怪誕與諷刺—明清通俗小說詮釋》，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3）。

壽。嫦娥提議百花仙子發個號令，使百花一齊開放，同來稱祝。百花仙子因上帝欽命必須依時序開放，無敕旨不得更改，因此沒答應，卻開罪了嫦娥。

嫦娥即時問百花仙子：「適才百花仙姑說，惟有上帝敕旨，才能群花齊放；縱讓下界帝王有令，也不能應命。此去千百年後，倘下界有位高興帝王，使出回天手段，出此一令，那時就是百花齊開，卻如何受罰？」百花仙子回答：「那時我果糊塗，竟任百花齊放，情願墮落紅塵，受孽海無邊之苦，永無翻悔！」

一日，百花仙子訪麻姑奕棋，適逢心月狐下凡而成的人間帝王武則天為賞花而令百花齊開。眾花仙因尋不著百花仙子，所以唯有應武則天詔諭所示開花。由於無上帝之命，百位仙子俱罰往下界投胎去。百花仙子降生在嶺南循州海豐邵河源縣唐敖之家，取名小山。

《鏡花緣》除了借用《山海經》的神話，亦引用了民間故事。蕙風移二筆指出宋人尤袤《全唐詩話》的淵承關係：「天授二年腊，卿相欲詐花發，請幸上苑，許可，尋復疑之。先遣使宣詔曰：『明朝游上苑，火速報春知；花須連夜發，莫待曉風吹。』凌晨百花齊放，咸服其異。」李松石汝珍撰章回小說《鏡花緣》，言武后時百花齊放事，本此。松石，即撰《李氏音鑿》者。民間傳說記載武則天曾令百花盛放，所以李汝珍在《鏡花緣》中以此為題，展開釋道轉世謫世的故事。

中國花神形象流變：

自古而今，中國人都相信萬物有靈(Animism)，即無論如日月星辰、山嶽江河等，都有神靈存於內。這些對自然的崇拜包括植物崇拜，花神為其中一種。由一花一神，到出現長管百花的花神。⁴

關於百花神的記載，最早見於西漢劉安《淮南子》〈天文訓〉：「女夷鼓歌，以司天和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」，這個時候的女夷，既管百穀草木，也管禽鳥，司職未專。直到明代，女夷始專指花神，馮應京於《月令廣義·歲令一》道：「女夷，主春夏長養之神，即花神也」，百花神的原型大概已定。至於花神之凌駕並統理百花，則可見於清代姚福均《鑄鼎餘聞》卷四，當中提及花神壽誕，百花獲賞：「《崑山新陽合志》云：二月十二日，為花朝花神生日。各花卉俱賞紅。《鎮洋縣志》則曰：十二日為崔元徽護百花避封姨之辰，故剪彩繫花樹為幡」，由此觀之，花神於清代已普遍為人所悉，甚至出現了「花神誕」的確定日期。至李汝珍在《鏡花緣》裡將植物屬神，細分成「百花」、「百草」、「百穀」、「百果」四位仙子，百花仙子繼女夷司職，長百花之榮枯開發，故事中的百花仙子既為領百花之神，亦同時與其餘九十九位花仙合為一整體。

關於花神的記載，亦散見於各朝代的傳說故事。武則天於《臘日宣詔幸上苑》云：「明朝游上苑，火急報春知。花須連夜發，莫待曉風吹」，這詩後來流傳為牡

⁴黎志華、古廣奇：〈鏡花水月下凡歷劫—論《鏡花緣》中的轉世與謫世〉，《舊浪新潮》。

丹被貶洛陽的故事，傳說武則天臘月遊園，令各花齊放，惟牡丹性傲岸，獨不受旨，以致由眾花之首而被貶，宋代高承在《事物紀原》裡，寫到關於此段傳說的補述：「故今言牡丹者，以西洛為冠首」，因被謫洛陽之故，從此牡丹花以「西洛牡丹」的品種為最多最美。

轉世、謫世的神話結構：

轉世謫世的思想源自中國的本土宗教—道教和國外傳入的佛教，融入中國文學，尤其是通俗文學的小說。這種思想不但大量表現在小說的內容上，還反映在小說的形式中⁵。

佛道轉世謫世的觀念：

何謂轉世？孫遜解釋道：「在佛教看來，一個生命（人或動物）死後，靈魂依照因果報應的規律而投胎成為另一個生命，是為轉世。」⁶這是一種佛教的思想。佛教所謂的三世說（前世、今生、來世），亦有因果報應、輪迴轉世的觀念在其中。即是前世所犯下罪孽，今世需要償還；今世種下的善因，來世將會得到善果。例如：《聊齋誌異·江城》，江城虐夫，其夫願意被虐，「此是前世因。江城原靜業和尚所養長生鼠，公子前生為士人，偶遊其地，誤斃之。」《江城》屬於前世罪孽今世還。這種民間佛教信仰最重要的內容，除了融入小說的內容，亦反映在中國通俗文學的形式之中，以前因後果構成一個有條理的故事，解釋到故事為何會這樣發展。

至於謫世，這是屬於道教的觀念。孫遜：「是指証得道果居於上界的仙人，由於觸犯某種戒規（通常是由於動了凡心），而被謫降至人世。一般來說，謫世是指有過失而遭貶謫，但其中也包括了因為某種特殊原因，天帝令其下降人間，或本人自願下凡歷劫。」⁷本身已經是屬於天界的仙人，因犯了錯誤而被貶至凡間受苦。不只是犯錯受罰，單單思戀凡間也要被謫降人世，《鏡花緣》的心月狐便是一個例子。

轉世謫世在小說的表現：

雖然釋道轉世謫世的觀念頗為相似，兩者也是有因必有果，犯了錯便要受罰，不過在小說的表現上兩者是不同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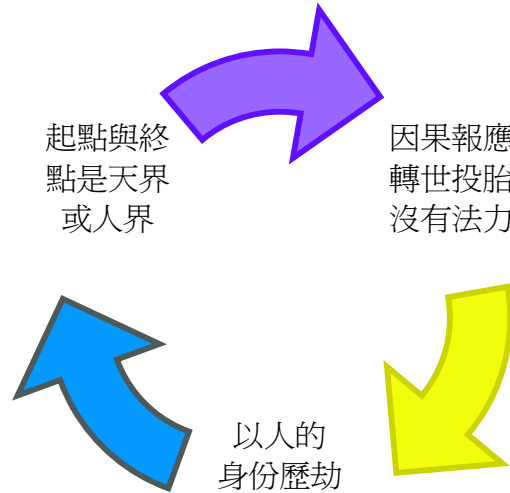
小說的轉世結構：仙人轉世投胎，化身為人，以血肉之軀在凡間歷劫冒險。由於是轉世投胎，重新做人，轉世者會忘記自己原來的身份及在天界的記憶，就像一個初生小孩重新認識事物。轉世者必須在成長過程中歷劫，以吸收經驗和得到啓迪，完成試煉後便會得到外力重召回歸，回復仙人的身份和面貌。轉世者可以是

⁵ 孫遜〈釋道“轉世”“謫世”觀念與中國古代小說結構〉，《文學遺產》第4期(1997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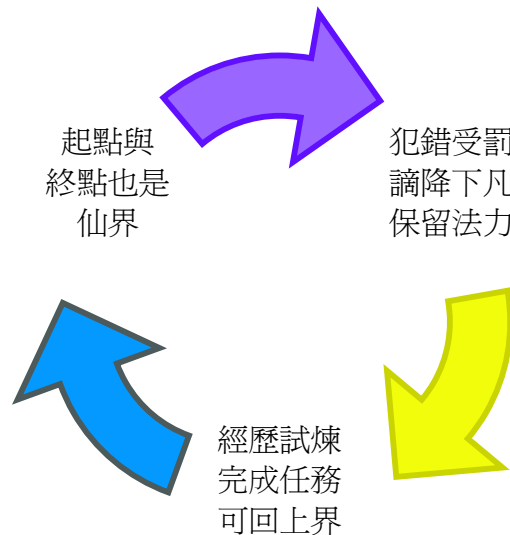
⁶ 同上註。

⁷ 孫遜：〈釋道“轉世”“謫世”觀念與中國古代小說結構〉，《文學遺產》第4期(1997)。

仙，亦可是人類，如：《杜子春》從男性轉世投胎為女性。由於佛教六道輪迴分為人道、天道、餓鬼道、阿修羅道、地獄道和畜生道，即是人也會轉世投胎再為人，故此這種轉世結構的對象不只是仙人，這與謫世不同。



道教的謫世結構是：被謫下凡的仙人仍能保留法力，往往可以使用法力，在完成某些任務之後便可回歸，重返仙界。謫世的對象是天界的仙人，一定不會是人類，才可以從上界謫降至凡間。



淺述中國古典小說之轉世謫世原型結構：

東漢末年佛教傳入，迅即受民間歡迎，那種三世因果、輪迴轉世的思想與本土崇拜的大為不同，故此為文學作品帶來新元素。正值小說誕生之初，為了創新，

小說吸納了這些外來思想，例如：魏晉南北朝宋王琰的《冥祥記·法苑珠林》和《法苑珠林》二十六，說明眾生有追憶前世行爲的能力。唐代的轉世故事多半是「自神其教」，有部分作品不是用來宣傳佛教思想，如：《三國志平話》。雖然寫的是轉世故事，但在某程度上主要是借用「轉世」的思想作為結構小說的樞紐⁸。又如：《圓觀》，這作品的重點不是為了宣傳因果，而是要突出情的永恆。故事借「轉世形式」動人地表現圓觀與李源之間的同性情愛。因此轉世觀念從小說內容發展為小說結構的形式。

明清小說出現以前，謫世的結構大致分為三種：謫世度脫、下凡濟世及被貶歷劫。最初的類型是謫世度脫。遠古時代巫師求神降凡的通神活動，《楚辭·湘君》描寫女巫求湘君來保佑河道的過程，這類通神活動衍生出早期的謫世道脫仙話⁹，如《真浩·萼綠華》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五十七）女仙萼綠華獲罪被謫降人世，在凡間傳授仙道，希望度脫人世。

後來出現下凡濟世仙話，如：《搜神記·白水素女》的田螺姑娘和《搜神記·董永》織女，兩者也是受天帝之命下凡濟世助人，她們屬於上文提及的沒有過失而謫降人間那一類。中晚唐以後，神仙下凡濟世轉向歷劫，小說多寫仙人在人間歷劫。

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小說已有「謫世」框架的小說，主角是因過失而下凡，如《神仙傳·壺公》（《太平廣記》卷十二）：「我仙人也，昔處天曹，以公事不動見責，因謫人間耳。」雖然仙人被謫下凡，但他們的人生歷程是被規定為好的，過了一段塵世生活，最後可以重回上界。¹⁰

基於社會背景，釋道思想融和，使轉世謫世小說發展成一種模式。孫遜：「謫世原本指天上神仙直接謫降至人世，開始從空中而來，最後復凌空而去。後這種謫世說又揉合了進了佛教的轉世說，演變為上界仙人重新托生於人世的模式。」¹¹這類小說大致分為兩種：一是浪漫奇特，如：《鏡花緣》描寫大量海外奇花異物，保留強烈的浪漫色彩；二是平凡寫實，如《紅樓夢》以「人」為主角，以賈榮兩府為背景。兩者均是因前世犯錯被謫，經由投胎轉世為人，償還罪孽，最後重返仙間。

《鏡花緣》的神話結構：

一、轉世謫世結構

百花仙子

⁸ 孫遜：〈釋道“轉世”“謫世”觀念與中國古代小說結構〉，《文學遺產》第4期(1997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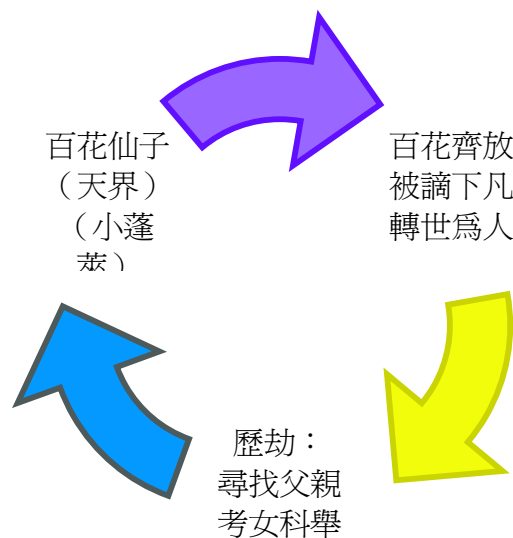
⁹ 黎志華、古廣奇〈鏡花水月 下凡歷劫—論《鏡花緣》中的轉世與謫世〉，《舊浪新潮》。

¹⁰ 孫遜：〈釋道“轉世”“謫世”觀念與中國古代小說結構〉，《文學遺產》第4期(1997)。

¹¹ 同上註。

上文提到西王母聖誕，蓬萊山的百花仙子因不肯令百花齊放開罪了嫦娥。嫦娥不忿地問：「適才百花仙姑說，惟有上帝敕旨，才能群花齊放；縱讓下界帝王有令，也不能應命。此去千百年後，倘下界有位高興帝王，使出回天手段，出此一令，那時就是百花齊開，卻如何受罰？」百花仙子回答說：「那時我果糊塗，竟任百花齊放，情願墮落紅塵，受孽海無邊之苦，永無翻悔！」¹²結果一年殘冬，心月狐下凡而成的人間帝王武則天為賞花而令百花齊開。由於無上帝之命，百位仙子俱罰往下界投胎去。

這是以道教謫世結構的小說，百花仙子本來是仙子，結果因犯錯而被謫，下凡歷劫，最後重回仙界。不過李汝珍借助了轉世說，百花仙子謫降下凡必須經過轉世投胎，故此在人間歷劫的唐小山沒有法力。以她的血肉之軀渡過難關，完成使命，最後得以成長。



其實百花齊放只是百花仙子被謫的導火線。百花仙子的神格不完全，又思及凡塵，例如：她前去蟠桃勝會途中，見到魁星現了女象，暗示「下界人文，定卜其盛」，估計盡是巾幗奇才，百花仙子說：「不知小仙與這玉碑可能有緣？」¹³由於玉碑預言凡間的事，若然與她有緣，她必定會在凡間，所以可見她思凡。另外，她與麻姑下棋時說：「小仙聞得下界高手甚多，我去凡間訪求明師，就便將弈秋請來，看你可怕？」麻姑說：「仙姑『下凡訪師』這句話，未免動了紅塵之念。」¹⁴上文提及只是動了凡心也要被謫，所以百花仙子註定要下凡受劫。

百花仙子轉世為唐小山，到海外尋父，又應父親旨意去考取功名，途中遇上很多難關。小山父親唐敖與妻舅林之洋到遍遊海外，暢遊各個奇異國家，見識不少奇人異士、奇風異俗，唐敖去到小蓬萊不歸，於是小山堅決出海尋父。當時武則天

¹² 李汝珍：《鏡花緣》，(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58)，頁 8-9。

¹³ 李汝珍：《鏡花緣》，(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58)，頁 2。

¹⁴ 李汝珍：《鏡花緣》，(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58)，頁 12。

下詔開女科舉，小山爲了尋父，不留家備考，歷遍風險，終於去到小蓬萊。不過她找不到父親的蹤影，只從樵夫手上收到他的信，命她改名爲閨臣，考中才女，再行相聚。在女科舉考試中，她得到第十一名，然後再回小蓬萊，入山登仙。百花仙子轉世下凡後歷劫，雖然最後不是做回掌管百花的仙子，但她入山繼續修煉，使神格得以完全。

心月狐

《鏡花緣》中並不只百花仙子與眾仙女被謫，天星心月狐都是要轉世下凡。第三回：「適有心月狐思凡獲譴，即請敕令投胎為唐家天子，錯亂陰陽，消此罪案。心月狐得了此信，歡喜非常，日盼下凡吉期。」¹⁵由於心月狐動了凡心，因此她要被謫降於世。轉世下凡之前，嫦娥爲了王母誕那天的事，哄心月狐說：「星君此去下界為帝，享受玉食萬方皆不足道。倘能於一日之中，使四季名花莫不齊放，普天之下盡是萬紫千紅，那才稱得錦繡乾坤……」於是心月狐轉世爲武則天以後，令百花齊放，造成百位仙子被謫。

上文提到轉世者會忘記自己原來的身份及在天界的記憶，但心月狐是記得天界的事嗎？武則天酒後戲言要使百花齊放，小太監對她說：「倘萬歲親自再下一道御旨，明日自然都來開花了。」她聽完之後，「心中忽然動了一動，倒像觸起從前一件事來。再四尋思，卻又無從捉摸。」其實她已經沒有天界的記憶，只是作者在情節上的重用，把這個情境與下凡前的景象拉上關係，增加了故事的趣味性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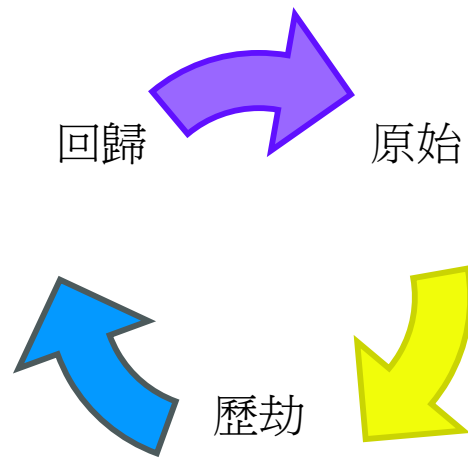
百花仙子下凡受苦，但心月狐轉世後沒有受苦，還能享榮華富貴？心月狐因思凡獲譴，不過她的反應是歡喜非常，使讀者誤以爲她下凡享福。其實她歡喜期待是因爲思戀凡間，而心想事成，可惜她沒有想到下凡後的情況。爲了了結隋煬帝控告唐家父子的案件，心月狐被謫下凡的任務是要擾亂唐室。雖爲一國之君，但她要對抗多個反對她的人，又要勦滅徐敬業，最後眾公子爲了恢復唐室，起兵討伐她，所以她轉世後必須歷劫受難的。

二、神話原型回歸結構

王孝廉以「神話樂園—樂園破壞—樂園重建」的神話原型回歸結構來分析古典小說：「我們發現許多古典小說的結構，也是依照原始、歷劫、回歸的圓型循環的結構而展開……這些應運而生的人物在塵世人間經過一場歷劫之後，他們必須回歸於他們的原型。」¹⁶仙人經過歷劫以後，返回天界，亦會恢復在上界的身份。李豐楙亦認爲：「神話所要敘述的故事情節就是交織在天上、人間之間，從天上到人間終又回歸天上，而這些受謫者終也能在謫譴的歷程中經由受難、磨練之後，再度回返仙班、重度神仙的歲月。」

¹⁵ 李汝珍：《鏡花緣》，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58），頁 13。

¹⁶ 王孝廉：〈死與再生—原型回歸的神話主題與古代時間信仰〉，《神話與小說》，（台北：時報文化，1986）。



《鏡花緣》中，百花仙子在天界犯錯，被謫下凡，開始她苦難的歷程。除了她要四出尋夫，努力考取功名之外，途中歷劫四次：君子國遇水怪、田木島亥木山遇果核妖、小蓬萊遇虎和兩面國遇大盜。由於她堅守本性，最後得已回歸原型。雖然她最後只是去了小蓬萊修煉，但已經回歸再次成仙。百花仙子下凡前說：「我當日有言在先，如爽前約，情願墮落紅塵。今我既已失信，將來自然要受一番輪迴之苦。只要你家仙姑留神，看我在那紅塵中，有無根基，可能不失本性？日後緣滿，還是另須苦修，方能返本；還是剛棄紅塵，就能還原。到了那時，才知我的道行並非淺薄之輩哩。」不僅解釋了為何她沒有歸位，亦說明了她原型回歸的結構。

三、楔子與結尾的結構

中國長篇小說的結構模式多承襲宋話本的入話，沿用「楔子」觀念貫穿整篇小說。金聖嘆認為《水滸傳》的第一回是楔子，並批明「以物出物之謂」¹⁷。李汝珍《鏡花緣》以六回開頭的寫法，集中在百花仙子和眾花仙身上，加上神話化的武則天詔詩，形成謫世轉世的回歸結構。

金聖嘆的「以物出物」是以百花仙子她們赴西王母聖誕為楔，帶出女魁星之兆和玉碑；蟠桃壽宴楔出嫦娥與百花仙子之爭論；以風姨月姑的閒言引出百花仙子臨凡之因；而百花仙子在與麻姑奕棋時動了凡心楔出她要下凡的結果。在楔子中李汝珍寫出百花仙子與眾花仙的下凡原因，並帶出女魁星之兆，為整篇小說埋下伏線。百花仙子轉世為唐小山，她四出尋父，經歷磨難，最後要考女科舉以應魁星夫人之兆，又重聚其餘轉世下凡的九十九位仙子，環環相扣，這便是楔子與結尾的結構。（下文會再作詳細解釋。）

從轉世、謫世看宿命論：

¹⁷李豐楙：〈罪罰與解救：《鏡花緣》的謫仙結構研究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七期(1995)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頁 107-156。

「中國古代長篇章回小說常常把故事置於一種宿命論、因果論的框架中，即把書中出現的人物事件與往昔的人事或神祕現象聯繫起來，構成神祕的因果關係」¹⁸

李汝珍在《鏡花緣》中構設了「奇奇幻幻，死死生生，無非一局圍棋」¹⁹的世界，其實正是「傳統信仰與神話的曲折地反映，這就是道教的謫謫神話」²⁰，人物是棋子；情節是棋譜；場景是棋盤；故事是由下棋的執行者安排一切的因果定數。

以百花仙子與心月狐轉世、謫世的因果看來，扭轉命數的機會似乎不只一個，許多人力可以為之的關節，即使只是小小的部份，其實也足以影響日後故事的脈絡，可惜這一切的安排，既是命定的天數，也就無法改變。百花仙子與心月狐都被納入一個宿命輪迴的圈子中，日後百位才女之際會，也是緣於二人因緣結構的框架而展開，她們由仙到凡、由散到聚、由獨立到糾纏的關係大致可分作三個階段：

1. 獨立：(因)

謫世背景：心月狐→「令一天魔下界，擾亂唐室」→「思凡獲遣」→受嫦娥之咐
「使四季名花莫不齊放，普天之下盡是萬紫千紅」→託生為帝

百花仙子→五碑發光，與魁星遙遙相映，此兆「下界人文，定卜其盛」→心存塵念「不知小仙與這玉碑可能有緣？」→「既得預觀，豈是無緣」→王母宴上與嫦娥角口打賭

先從二者謫世之前說起，在這個階段中，她們的命運是獨立發展的。但在各自舖陳的謫世背景之中，其實早已埋下日後二人命運糾結的伏筆。從遇見魁星女像，百花仙子凡心私動，到王母壽宴與嫦娥口角而被女魁星「頂上點了一筆」，群花之數既定，下凡之事實乃是必然，而心月狐託生為武則天，則又引起另一個因緣。百花仙子以「下界人王」押誓，心月狐為帝正成眾仙下凡的契機，此後二人命運由獨立走向紐結。

2. 糾結不清：(天數)

契機：心月狐「觸起從前一件事來」，醉後詔令百花齊放→百花仙子與麻姑奕棋忘返

群花定數：百花「惟有各司本花，前去承旨」→百位花仙「一併謫入紅塵」

心月狐受嫦娥之託，武則天登基為帝，一日冬季遊園賞雪，果然下令百花齊放，適其時百花仙子與麻姑奕棋忘返，眾花惟有領旨開花，結果百花仙子與眾花仙

¹⁸ 李劍國、占驍勇：《鏡花緣叢談》，(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4)。

¹⁹ 李汝珍：《鏡花緣》，(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58)。

²⁰ 李豐楙：〈罪罰與解救：《鏡花緣》的謫仙結構研究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(1995)第7期，頁107-156。

因失職而被「一併謫入紅塵」，這雖然是天數所定，然而武則天卻是直接促成其事的重要人物，自此，武則天與百花仙子在人間的命運再也不可分割。

3. 責任與聚集者：(果)

- 武則天 1.→篡位為帝→地位穩固→造孽太多→天數終結
2.→「一再間接或直接扮演著聚集百位才女的主要動力」²¹
百花仙子 1.→受難→被點化解救→入蓬萊→睹玉碑→悟出前因
2.→使百花重聚的使命

心月狐託生為帝，不僅使故事場景投置在武則天當政之世，也由此開展了日後女科考試、百花重遇、討武復唐等情節。由於武則天促成眾花仙下凡的命運，所以，她也「一再間接或直接扮演著聚集百位才女的主要動力」；百花仙子因失責而被謫譴，她下凡既要受諸般磨難，同時亦身負讓百花重聚的使命。因此，二人雖然存在著潛在的衝突與矛盾，卻又同時被巧妙的安排，處於共同的責任範圍內。

總括而言，《鏡花緣》中的轉世、謫世所反映的宿命論，除了體現在人物、情節上，也展現了李汝珍的「道教神學式歷史觀」²²，這種「天數決定論」²³建立在報應與懲罰的關係中，從而解釋武則天登基與退位的必然性。武則天之篡唐，是承天之命，以懲李唐「殺戮過重，涉於淫私，傷殘手足」²⁴之罰，故無法為徐、駱勤王軍所滅，後來由於武則天「造孽多端」，且擾唐室之期已了，心月狐下凡的天數始告終。這套宿命的歷史觀，除了隱含對暴政者的諷刺，也存在著為君者不仁，則可取而代之的政治思想。

《鏡花緣》、《紅樓夢》與《水滸傳》中之轉世謫世：

孫遜：「採用重新託生這樣一種「謫世」模式來構架的小說大致有兩種：一種是作者運用奇特的浪漫手法，想像豐富，大膽誇張，作品仍保留了強烈的神奇色彩；另一種是作者對小說主體部分基本遵循現實主義的原則，以平實的寫實手法，寫出具有現實品格的人物。」²⁵

依據孫遜的說法來區分，《鏡花緣》屬前者，而《紅樓夢》與《水滸傳》則為後者，以下將就三部小說的內容、結構，說明當中關於轉世、謫世模式的一些共通點。大致上可分為六個部份：

一、道教色彩的神話或歷史架構

²¹李豐楙：〈罪罰與解救：《鏡花緣》的謫仙結構研究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(1995)第7期，頁107-156。

²²同上註。

²³同上註。

²⁴李汝珍：《鏡花緣》，(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58)。

²⁵孫遜〈釋道“轉世”“謫世”觀念與中國古代小說結構〉，《文學遺產》(1997)第4期。

明清以降的小說，除了講究開場技巧之外，亦顧及到接下開展後的通篇佈局，以神話或歷史架構的佈局手法，既能夠加大時間的誇度與情節的容量，又可以增加情節的奇幻性，起首尾呼應之效，三部小說的開篇都帶著道教神話的色彩。

《鏡花緣》以道教謫世觀念為框架，篇首便出現了四座仙山的場境，包括崑崙、蓬萊、方丈、瀛洲，而故事中的百花仙子，就是在蓬萊仙山上修行，從第一回裡王母誕蟠桃宴的情節、魁星玉碑的預示、武則天下詔的契機，而鋪陳一個花仙因果貶謫的框架；《紅樓夢》以女媧煉石補天留下的一塊石頭，架構木石前盟、降生為人的故事，又從預觀正冊副冊，預示十二釵與賈府的命運；《水滸傳》開首即由洪太尉誤放天罡地煞的道教神話，展開一百零八個命運相異的人聚散的大結構。

二，襲用「楔子」觀念「以物出物」

長篇小說的結構模式，雖然比話本、戲劇複雜得多，但是作家卻仍然襲用「楔子」的觀念。金聖嘆就將《水滸傳》第一回直題作楔子，並批明「以物出物之謂」的評點模式，即是以一情節為楔，而楔出另一情節。

李汝珍在首回中，就揭明《鏡花緣》寫的雖是「閨閣瑣事，兒女閒情」²⁶，然而當中的女子，都兼備婦女四行，而且「曲終之奏，要歸於正，淫詞穢語，概所不錄」²⁷，既表明他的以文為戲，而在此段文字之末，更具有楔子模式：「其中奇奇幻幻，悉由群芳被謫，以發其端，試觀首卷，便知梗概」²⁸，這正說明了通篇梗概正是敘述群芳被謫的因由與後話；《紅樓夢》首回有一偈云「無材可去補蒼天，枉入紅塵若許年，此繫身前身後事，倩誰記去作奇傳」，正正是石頭與曹雪芹的自述，及後用五回多開頭的寫法，以楔出較迂迴複雜的情節，由補天遺石楔出木石前盟，再以此楔出降生賈府與黛玉重遇，到夢遊太虛等情節，李汝珍也就是傳承了類似的手法，以頭六回楔出眾花仙被謫的種種因緣；金聖嘆以《水滸傳》首回為楔子，即以瘟疫楔出祈禳，再以此楔出天罡地煞的下臨，楔末詩云「水滸寨中屯節俠，梁山泊內聚英雄，細推治亂興亡數，盡屬陰陽造化工」，由此而知，接續的大聚義情節，原有早已定下的伏筆。

三，轉世、謫世的原因

如上所述，謫世是指仙人由於觸犯某種戒規，諸如私動凡心，而遭受貶謫，因此受令或自願下凡歷劫。三部作品中，人物的降生人間，也大致依循這套貶謫的循環模式。

百花仙子之謫世，既因為「聽任部下逞豔於非時之候，獻媚於世主之前，

²⁶李汝珍：《鏡花緣》，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58）。

²⁷同上註。

²⁸同上註。

致令時序顛倒」²⁹的失責，也是她心存塵念的緣報，當目睹魁星女像，得悉玉碑發光，即生出「不知小仙與這玉碑可能有緣？」³⁰之想，與麻姑奕棋時，又有「去凡間訪求明師」³¹之念，可見她的被謫，是有多從原因的。而眾花仙也因為「目無洞主，亦不恪遵約束」³²，擅開非時之花，而「一併謫入紅塵」；《紅樓夢》中神瑛使者由於「凡心偶熾，意慾下凡造歷幻緣」³³，而自願降生為寶玉，至於未酬灌溉之德的絳珠仙草，也甘願隨神瑛使者下世為人，以一生的眼淚去償還那甘露之惠；《水滸傳》裡述一百零八個魔君本被洞玄真人鎮於伏魔之殿，因為天符被洪太尉所解，而得以還世，至於魔君所作何孽、如何被封，則略而不談。

四，敘述人物的聚散

三部小說有一結構模式上的共通點，就是以各人物的聚散為主軸。「為了敘述人物的聚散，他們大多喜愛套用道教謫仙神話才能操縱、駕御所有人的出場聚合或離散的動作」³⁴。

《鏡花緣》前六回的鋪敘，「就是構思原屬一個集體卻因故離散的神話框架」³⁵，當中可以分為天上、人間兩個部份，眾花仙本為百花仙子所統，位列仙班，共長人間花卉開落，更在同一仙洞內修行，他們從屬性到司職，都在同一個集體之中。直到她們因失職而被貶到人間，散居於十道外域。及至百位才女中榜重遇，共赴宴遊，這次相聚其實是另一次人間離散的開始，隨著宴席完結，眾才女又復分離，各自完成未完的歷程，以了命數。這套由聚而散，再由散而聚，最後復散的過程，正是故事敘述的重要框架；這種方式在《紅樓夢》中，主要就寶玉與黛玉二人連結，當補天石僅是一塊仙石的時候，他們未曾遇上，至神瑛使者以甘露灌絳珠仙草，開展了兩者的緣份，可是在青埂峰上短暫的相聚，又因神瑛使者降世而終，絳珠仙草追隨報恩，二人轉生為寶玉、黛玉，逢於大觀園，可惜黛玉早逝，又復相分，最後返回原地，故事以青埂峰上証前緣作結，他們的聚散場景從前世到今生再到來世，從青埂峰到大觀園再回青埂峰；《水滸傳》的聚散結構更明顯，從楔子中預示的「梁山泊內聚英雄」³⁶始，一百零八天罡地煞的散落人間，就是為了日後的忠義堂聚義，因此情節發展的重心就在於使眾人聚集之上，金聖嘆以七十一回水滸終結，使「聚」成為

²⁹李汝珍：《鏡花緣》，(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58)。

³⁰同上註。

³¹同上註。

³²同上註。

³³曹雪芹：《紅樓夢》，(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99)，頁4。

³⁴李豐楙：〈罪罰與解救：《鏡花緣》的謫仙結構研究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(1995)第7期，頁107-156。

³⁵李豐楙：〈罪罰與解救：《鏡花緣》的謫仙結構研究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(1995)第7期，頁107-156。

³⁶施耐庵：《水滸傳》，(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87)，頁3。

結局，在百二回本中，一百零八人卻以走的走、死的死的結局作「散」。李豐楙認為「其實聚後再散的了局，才是循環式結構的本意，即所有的好漢要在死後才得回歸本位」。

五，轉世、謫世的神話式道具與揭曉

由於以轉世、謫世來架構的小說，本來就存在著一種權威性的預言力量，即當中一切因果皆為定數，而這種定數往往藉著某一「道具」以作預示。

《鏡花緣》以玉碑記載群芳的身份祕密，再以「百韻詩」作結，預示聚後復散的眾仙，還要經歷的命數；《紅樓夢》以太虛仙境中的正冊副冊，揭示金陵十二釵的命運；《水滸傳》的石碣，就清楚列明了三十六天星與七十二地星的名目。可見三部小說同時透過玄機的預示與揭曉，來構成小說的神話象徵模式。

六，結局

三書的結局如前段所述，大概也是當中聚散的因果。

《鏡花緣》以眾人人間重聚，宴後分別，唐閩臣入山登仙作結；《紅樓夢》中寶玉、黛玉二人最終同歸本處，再証前緣；《水滸傳》七十一回本以忠義堂大聚義完結，百二回本中則各人生死離散，不復重聚。

附表：

	鏡花緣	紅樓夢	水滸傳
道教色彩的神話或歷史架構	道教謫世觀念為框架與蓬萊仙山	以補天神話、木石前盟和正冊副冊等預示十二釵命運	以誤放天罡地煞的道教神話為大結構
襲用「楔子」觀念「以物出物」	頭六回：赴王母宴→魁星玉碑→百花仙子與嫦娥角口打賭→心月狐下凡→令百花齊開→百位花仙失職被謫	頭五回：補天石→神瑛使者下世→賈府→寶玉→黛玉→太虛幻境	第一回：瘟疫→祈禳→天罡地煞
轉世、謫世原因	「聽任部下逞豔於非時之候，獻媚於世主之前，致令時序顛倒」	神瑛使者→凡心偶熾，下凡造歷幻緣絳珠仙草→甘露之惠，以淚相還	天符被解還世

敘述人物的聚散	聚→散(天上) 散→聚→散(人間)	散→聚(未化人形) 散→聚(青埂峰) 散→聚(人間)	散→聚(71回) 散→聚→散(120回)
轉世、謫世神話式 道具與揭曉	玉碑、百韻詩	祕冊	石碣
結局	百花宴會團聚→分 別→唐閩臣入山登 仙	「此二人携歸本 處」	忠義堂聚義(71回) 各人生死離散(120 回)

參考資料：

- 李汝珍：《鏡花緣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58。
- 王孝廉：《神話與小說》，台北：時報文化，1986。
- 秦亢宗：《中國小說辭典》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0。
- 施耐庵：《水滸傳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87。
- 聞起：《漫話明清小說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。
- 李保均：《明清小說比較研究》，四川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1996。
- 吳光正：《中國古代小說的原型與母題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2。
- 曹雪芹：《紅樓夢》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99。
- 劉燕萍：《怪誕與諷刺－明清通俗小說詮釋》，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3。
- 李劍國、占驍勇：《鏡花緣叢談》，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，2004。
- 李過編：《鏡花緣簡論》，新加坡：新加坡青年書局印行，出版年不詳。

黎志華，古廣奇〈鏡花水月 下凡歷劫—論《鏡花緣》中的轉世與謫世〉，《舊浪新潮》。

孫遜：〈釋道”轉世””謫世”觀念與中國古代小說結構〉，《文學遺產》(1997)第4期。

李豐楙：〈罪罰與解救：《鏡花緣》的謫仙結構研究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(1995)第7期，頁107-156。

夏志清：〈文人小說家和中國文化 - 「鏡花緣」研究〉，《中國古典小說論集》，幼獅月刊(1975)40卷第3期。